

流注笔端的岁月

吴奕纯◎著

本书从一位新闻工作者的视角，记述了她在职业生涯中的见闻与人事，以及自我的人生阅历、情怀感悟等。她以流畅而精到的笔触，展现了卢嘉锡、蔡启瑞等名人的爱国情怀、崇高品德和璀璨人生。作者还以细腻的文笔缅怀先人，书写他们或传奇、或平凡的一生，抒发思念之情。



The Years
Flowing
in the Pen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XIAMEN UNIVERSITY PRESS

国家一级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吴奕纯◎著

流注笔端的岁月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 | 国家一级出版社
XIAMEN UNIVERSITY PRESS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注笔端的岁月/吴奕纯著. —厦门:厦门大学出版社, 2019. 1
ISBN 978-7-5615-7093-7

I. ①流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31483 号

出 版 人 郑文礼
责任编辑 文慧云
封面设计 夏 林
技术编辑 朱 楷

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
邮政编码 361008
总 编 办 0592-2182177 0592-2181406(传真)
营销中心 0592-2184458 0592-2181365
网 址 <http://www.xmupress.com>
邮 箱 xmup@xmupress.com
印 刷 厦门市万美兴印刷设计有限公司

开本 720 mm×1 000 mm 1/16
印张 20.25
插页 1
字数 305 千字
版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印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 4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微信二维码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微博二维码

印象中的奕纯同志

——序《流注笔端的岁月》

李泉佃

虽然,从客观上说,我是奕纯同志的领导,但主观上,我却一直将她当作自己的大姐、老师。

我这样说,并非故作姿态。

我原本在省委机关报工作,1997年,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陪老父亲,就申请调到厦门日报社。

离开福州前,我的老同事魏章官、祝文善先后跟我提及奕纯同志。他们跟我说,奕纯同志是他们的大学同学,为人刚正不阿、乐于助人、作风正派、业务过硬,让我有什么困难,就找她。

我到厦门日报社时,报社一些部门,是采编合一,除了要闻版统一由夜编编辑外,其余版面,都分散到相关部门。如此,部门的负责人是十分辛苦的,尤其是重要部门。奕纯同志所在的政文部,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。所以,在我的印象中,奕纯同志总是风风火火,要么在路上,要么在办公室,采访、编辑、审稿、做版、签样等等,不落一件、不虚一事,名副其实的报社大姐大。

奕纯同志的大姐风范,当然不仅仅体现在工作上,也体现在生活上。报社的工作特点,就是没有时间概念,没有节假日,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。奕纯同志有时看到哪位记者采访来不及回报社吃饭,要么自己跑食堂,帮他们打份饭回来,要么打电话让食堂师傅替他们留饭。我刚到报社时,太太还没跟来,奕纯同志非常关心我的生活起居。她生怕我周末没地方吃饭,特意跟食堂的阿姨说,让她们方便的话,给我“开小灶”。那时,我女儿刚好到厦门上初中,她就帮我联系学校,并带我女儿到学校报到,还不时到学校了解我女儿的学习情况。

并非我是报社领导,奕纯同志就对我关照有加。从我跟奕纯同志二十

多年的接触来看，她绝对是个性情中人，她的为人有自己的行为准则，她对人对事，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。她认可的人，就一定倾注全力，帮他排忧解难；她厌恶的人，她也常常不给人家好脸色看。总之，在我看来，她是个泾渭分明的人。可能也正因为此，她在工作上，也难免得罪个别人。但在她的心底里，她对同志的爱是真挚的、朴拙的、热忱的。著名漫画家吴伟程先生去世后，奕纯同志写了篇怀念他的文章，题目叫《叫错名字的吴伟程》。在文章中，奕纯同志用素描笔法将这位“胖胖的、戴着深度眼镜的吴家大哥”写得活灵活现、惟妙惟肖，让报社公认的这位大才子的形象栩栩如生、跃然纸上。而其实，奕纯同志是通过写这位吴家大哥，带出报社这个大家庭欢声笑语、其乐融融的良好氛围。可见，奕纯同志是将报社的爱，无声无息地倾注到同事身上的。这一点，只有读懂她的人，方能领悟。

奕纯同志从事新闻工作二十余年，按发表文章的字数来算，粗略统计也有几百万字。她的新闻作品屡获中国新闻奖、福建新闻奖、厦门新闻奖等。她可谓厦门新闻工作者的楷模。这话不是我说的。2013年11月8日，是新中国第14个记者节。当天，厦门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叶重耕带着我们几个人，到奕纯同志家里慰问。叶重耕同志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您（指奕纯同志）是厦门新闻界的骄傲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”

奕纯同志告诉我，她准备将她二十多年来的部分作品结集出版。我有幸先睹为快。她的几篇获奖作品，都与厦门大学息息相关。厦门大学几位德高望重、才高八斗、平易近人、风趣幽默的名教授，都一一呈现在奕纯同志的笔端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这些名教授都在奕纯同志的采访本上留言，给予她高度的评价。如田昭武教授1995年9月1日写道：“奕纯同志：感谢您多年为宣传科技教育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和所付出的心血。”蔡启瑞教授1992年写道：“奕纯同志：我国体育战线上的半边天胜过须眉，我国文化战线上的半边天不让须眉！胸怀坦荡、旗帜鲜明、无私无畏、有理有节。”

这些学富五车的名教授，绝对不是泛泛而谈，他们是从奕纯同志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中，深深地被她的职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打动。对此，我也是深有体会的。记得一次跟奕纯同志聊到报人的职业，她就脱口而出：一位报人，首要的是敬业。我国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说过一句话：

“戏比天大。”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和职业报人,也应该树立“报比天大”的思想。这方面,许多老一辈党的新闻工作者,为我们做出了榜样。像邓拓在人民日报当社长时,经常为赶写一篇社论,熬更守夜,一边写,一边交付印刷工人发排。新民晚报原社长赵超构,以“林放”为笔名,每天为一版专设的“未晚谈”专栏写一篇小评论。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,长年值夜班,每天坚持写“夜班日志”,评点当天报纸的版面、文章。新闻工作者应当学习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优良作风,树立和强化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主体意识,大力弘扬新闻职业精神,维护新闻队伍形象,进一步向社会传递正能量。

奕纯同志在跟我分享她当记者的体会时,总结了五条:一是写不厌。她说,她自幼就崇尚写作,1980年厦门日报复刊时,她被招进了报社,圆了她的记者梦。从此,她便一发不可收,在新闻的大花园里辛勤耕耘。这当然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。二是写得勤。只要留心寻,处处有新闻。有的新闻人物,她一跟就是十几二十年,但她的文字却从未重复,而是新意迭出。三是写得快。新闻的时效性很强,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。要讲新闻的时效,就需要自己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。四是写得细。从事新闻报道,“认真”二字必不可少。对一些新闻事实和数据的采访,务必要细之又细、慎之又慎。香港金日集团董事长李仲树先生,是我的发小,我也写过他;可是奕纯同志对他的采访之细,还是让我自叹弗如。五是写得杂。消息、通讯、综述、评论,她样样拿得起、放得下,她说,新闻工作者就要当杂家。

奕纯同志书中收入的不少文章,是她退休后写的,而且大多是写亲情的。她写她的父亲、母亲、祖父、祖母、曾祖父、曾祖母、外祖父、外祖母等等,至亲至爱的音容笑貌,即便如我这样的一般读者,读来也是难以忘怀。从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,奕纯同志出身于书香门第,她的家族曾是当地望族。在奕纯同志笔下,她的父亲更是多才多艺,除了艺术外,书法、绘画、手工制作等,皆为精通。而在我看来,奕纯同志的父亲一生默默奉献,勤劳简朴,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,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,但他平凡、高大、善良,则给了她力量的源泉。而这些,也映衬在奕纯同志脱尘的气质上。

奕纯同志让我给她的集子写个序,我却文不及意,拉拉杂杂写下这篇印象记,但愿没有悖了她的本意。

2018年3月25日



亲情萦怀

- 3 > 永远的思念
——写在父母亲周年祭
- 9 > 天堂能听到我们说话吗
- 11 > 父母亲的婚纱照
- 13 > 父母亲的兰花情结
- 15 > 父亲的抗战情怀
- 18 > 他给红军担任闽南语翻译
——记我的外曾祖父连城珍
- 23 > 奶奶、外婆、桌上嬷
- 26 > 九龙江畔是我家

追梦校园

- 33 > 童年的快乐时光
——回忆就读龙海市石码中心小学二三事

38 > 流金岁月

——我的中学时代

42 > 我印象中的三位文科老师

48 > 难忘小分队

54 > 怀旧忆人诉别情

61 > 阿 奶

64 > 岁月留痕

——大学毕业后十次团聚纪略

行旅闻录

73 > 杉木河漂流

76 > 草原、蒙古包

79 > 阿尔山,神秘的矿泉城

82 > 碧水丹山泰宁游

85 > 办公室的变迁

91 > 叫错名字的吴伟程

93 > 亲历厦大校庆

100 > 爱心铸就的钢琴博物馆

——鼓浪屿钢琴博物馆参观记

105 > 热情的瑞典人

——瑞典散记之一

108 > 参观 STORA 纸业公司

——瑞典散记之二

111 > 街头艺术家

——瑞典散记之三

114 > 中国人在瑞典

——瑞典散记之四

117 > 打“蹦蹦”的启示



- 119 > 《鹭岛周末》与打工者
123 > 老伯、老太们的《香格里拉》
126 > 用心来相伴 用爱来关怀
——厦门社会工作者参访金门社工见闻

群像风采

- 135 > 跨世纪的情谊
——记卢嘉锡与蔡启瑞
139 > 赤子之心
——记中科院院士、厦门大学教授蔡启瑞
156 > 德比松劲柏青
——怀念蔡启瑞先生
159 > 走近田昭武
168 > 两袖清风 忠心为民
——追记原福建第二师范学院张立院长
191 > 生命有限学无涯 父女接力攀高峰
——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、厦门大学教授唐仲璋、唐崇惕
194 > 眼睛耳聪心里明 孜孜不倦播真理
——记厦大离休干部郑道传教授
197 > “中华第一老铁人”庄炎林
200 > 笔墨、音韵、乡情
——记著名艺术家汪易扬回乡举办画展
208 > 九龙江水育出的骄子
——记陈忠和
215 > 尤将余热送华颠
——记全国先进离休干部、厦门市教育局原局长李永裕
224 > 烛 光
——记厦门市教育局原副局长陈碧玉

- 230 > 刘维灿与老年大学关爱团的老妈妈们
- 235 > 风范自在
——记厦门市教育局原局长郑炳忠
- 249 > 无悔的选择
——记厦门六中原校长吴新岳
- 262 > 魅力校长
——记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校长周君力
- 272 > 求真务实 勇于创新
——记厦门实验小学原校长尤颖超
- 281 > 黄怡文与秀德幼儿园
- 286 > 不了故乡情
——记菲律宾华人林家栋先生
- 292 > 金日升腾 惠泽桑梓
——记厦门金日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仲树
- 299 > 龙马精神 勋业增光
——记澳门宝龙集团发展有限公司总裁许健康
- 306 > 厦门：我的第二故乡
- 310 > 后记

亲情萦怀

流
注
笔
端
的
岁
月





永远的思念

——写在父母亲周年祭

父母离开我们一年了。这一年里，思念与日俱增，每当打开相册，父母的音容笑貌，历历在目。睹物思人，在父母周年祭日之际，我把无尽的哀思化为文字，作为永远的怀念。

父母两家为世交，且沾亲带故。父亲比母亲大两岁，两小无猜，常常嬉戏相伴，人们称之金童玉女。男的俊秀，女的娇美，皆聪明可人，深得长辈疼爱。因两家过从甚密，看到长相、年龄这么般配的一对，有意结为秦晋之好。父亲六岁那年，爷爷与外公在一次聊天时，提了这桩娃娃亲。从此，青梅竹马的父亲和母亲成了天作之合的良偶。



父母亲摄于 1939 年

父亲早年学医于厦门文德齿科医院，师从日本名医，曾在厦门、香港行医，后回家乡开业。1939年，21岁的父亲把母亲迎娶进门。心灵手巧的母亲在耳濡目染之中，进修了牙科学基础知识，在父亲手把手的教授下很快地掌握了技工业务，成了父亲诊所的助理医生。他们对医术精益求精，遇到疑难病症，共同切磋，寻找最佳诊治方法，以减轻病人的痛苦。在自己的私人诊所，父亲主外接诊，母亲主内做技工，被人们称为天造一双、地设一对的佳侣。父母医德高尚、乐善好施，经常给交不起医药费的病人免费诊治，以至数十年后，人

们谈起父亲的医风医德依然赞赏有加。十年动乱，不少当年被父亲救治过的病人，自发地暗中保护被批斗的父亲，使他幸免于难。

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，父母亲双双进入卫生院，父亲为石码卫生院院务委员，与母亲同在一个科室上班。他们寸步不离、形影相随，相伴在晨曦中，相随在晚霞里。每天出双入对地走在上下班的人流中，在石码的老街道上绘出一道绚丽的风景线，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。

父亲多才多艺，书法、绘画、手工制作皆精通。他是龙海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，首任主委，曾任龙海市第五、六、七届政协常务委员，漳州市第五、六届人大代表。年轻时，因写得一手好字，被选为石码国民党区分部书记。此“书记”才是名实相符的，相当于现在的文书、记录员。为此，“文革”期间，父亲被戴高帽、挂黑牌批斗、抓进“学习班”隔离审查。母亲担惊受怕、寝食难安，身体日益消瘦，体重一下子只剩七十多斤。曾有医生私下告诉外婆：“你女儿将熬不过这场运动。”父亲看到骨瘦如柴的母亲，心如刀绞，再三嘱咐母亲，为了这个家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挺住，要等到云开雾散、重见天日的那一天。幸好老天有眼，父母亲从劫难中生还，让我们八个兄弟姐妹在动乱中还能有一个完整的家。70年代初，我们全家被下放到农村，远离城里的“硝烟战火”，日子过得虽然十分清苦拮据，但父母别无选择，觉得能日夜相守，也就感到心满意足。

“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。”在我们眼中，父母亲谦和恭谨、不善言谈。历次运动，使他们更为谨小慎微，但他们胸怀博大，爱子女胜过爱自己。我们兄弟姐妹只差两三岁，小时候吵闹拌嘴是常事，可父母亲从没打过我们一次。三年困难时期，一家子十多张嘴，仅靠父母100余元工资生活，常常捉襟见肘、寅吃卯粮。父母亲想方设法变卖家产，向海外亲友借贷，以让我们兄弟姐妹能过上温饱的日子。父亲常说：“我的家产就是膝下儿女，再苦也不能让子女饥饿受累，再穷也得供儿女上学。”他们严而不威，轻易不说我们，若说了，分量一定很重。“文革”时，母亲因年少时加入“童子军”而定罪名被叫进“学习班”审查。那时，我年轻气盛，跑到造反派办公室责问。气急败坏的“头头”理亏，不敢正面回答，却变本加厉地向被隔离的父母亲施压。当时我自以为替母亲出了一口恶气，没想到却加重了父母亲的“罪名”，他们深陷囹圄，还为我们这一群未曾经历过“运动”的孩子们牵肠挂肚。他们生怕我们



发生意外，便悄悄托人捎口信，要我们“安分”，不要蛮动。转告的人特别加重口气训斥道：“你们要不要父母亲早日出来？若再出去四处说理，他们就很难‘解放’（即审清问题）。”我听懂了父母亲的话语，读懂了难言之隐背后如高山大海般深沉浑厚的父爱和母爱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，爸爸获得平反，我们全家兴高采烈地从农村搬回城里，父母的脸上开始挂满笑容。父亲自幼喜爱文学艺术、文物考古，好临池、擅书法，师承虞愚大师，书体厚重古茂、雄健谨严，于顿挫跌宕之中，蕴儒雅之韵致，自成一家风格。上班之余，雅兴来潮，吟诗填词，纵笔酣写。有时为了一句诗词押韵，反复推敲、思考再三。此时，母亲也会参与斟酌，加以评点或修改。父亲每次挥毫书写，母亲必在一旁帮忙铺纸研磨。有母亲在场，父亲的思维活跃，笔下生花，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书展并获奖。



2003年父母亲摄于石码家中

父母亲含辛茹苦地养育我们长大成人，却从不索取回报。而每当我们有了些微的进步，取得点滴的成绩，他们都会感到欣慰，笑逐颜开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携手走过风风雨雨的父母亲须发渐白、步履蹒跚。

父母亲淡泊名利、不愿张扬。厦门市政协原副主席桂其明先生曾多次谈起，在他任龙海市委书记之时，曾多次提出要为父亲做七十大寿，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，而父母亲都婉言谢绝了。

父母亲在龙海堪称模范夫妻，众人皆知。龙海市妇联每年举办的银婚、金婚的模范夫妻活动，每次都首推他俩，但也都被谢绝了。直到1997年，市妇联找到二哥，认为若不评父母亲为模范夫妻，是他们主办单位的失职。因此，作为儿女，背着他俩偷偷地写了材料呈送上去。妇联的同志阅完材料，大呼精彩，并说：“早就该评上，岂止金婚，都将近钻石婚了。”那年，他们已结婚58周年。

闽南日报社记者也曾多次到家里造访，希望采访这一对既富有传奇色彩，又充满浪漫情怀的伉俪。但是，母亲再三推辞。记者感到不惑，母亲笑曰：“笑傲江湖。”

2001年冬天，日益消瘦的母亲开始吞咽困难、口语不清。之前母亲坚持不做检查，因此一直难以判断病情。我们费尽口舌说服母亲住院查明病因，以便更好地对症治疗。食道、胸、肺、肝、肾逐一排除，最后确诊为重症肌无力。住院的第三天中午，母亲安详入睡。我们以为母亲心力疲乏睡得香甜，不敢惊动她的梦乡。没想到，母亲的心肺功能衰竭突发变症，脉象全无。幸亏重症病房医生及时发现，立即组织抢救。

看到母亲的瞳孔开始放大，脸色苍白的父亲拼命摇拽着毫无反应、一动不动的母亲。他全身发抖，不断自责疏忽大意。此时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……突然一阵苍凉的哭声打破静默病房，令在场准备抢救的医生、护士为之心颤。看到白发苍苍的父亲泪如雨下，医生护士们竭尽全力、争分夺秒，在院长的指挥下，有条不紊地进行施救。也许是父亲的哭声感天动地，也许是母亲在冥冥之中听到父亲的千呼万唤，她挣脱着从死神手中逃回来了……母亲恢复意识后，断断续续地交代我们要好好照顾父亲，要让他远离老屋，让他到香港。我们明白母亲的意思，她不放心的朝夕相处的父亲。

五年里，母亲两次病危住院抢救，父亲寸步不离、陪护在侧。我们只好



包了单间,让父亲也住进病房。每天夜晚,医生、护士查房完毕,父亲铺床就寝前,会让我们把床铺轻轻地移到靠近母亲的病床边。听到父亲移动床铺的声音,母亲立即伸出手来握住父亲,两双眼睛对视良久,犹如初恋情人,此时无声胜有声。在旁的子女、护士们唏嘘感叹、涕泪交流,静静地站在一旁,唯恐打破这难以用言语描述的瞬间。我想起了《诗经·邶风·击鼓》中写的“死生契阔,与子相悦;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。这不正是父母亲此时此刻的真实写照吗?

母亲出院后,父亲每天看着医生、护士、保姆和家人给母亲诊病、换药、喂汤饭,并时不时伸出手帮忙。只有亲手照顾,他才放心,他把对妻子的爱意融入这种无望的守护中。他有时会在其他房间走动,但均不超过半个小时,他的心一直离不开病床上的母亲。

2006年农历四月初八,母亲溘然去世。父亲在五年陪护犹如漫长告别的日子,逐渐接受这一现实。他表现得特别平静,头脑变得十分清醒,冷静地安排着母亲的后事。母亲入殓时,我们生怕父亲经受不了,不让他在场,而他却坚持要与母亲做最后的告别。

母亲走了,儿女们都争着要把父亲带到身边,最后只得征求他的意见。他说先来到厦门和我住在一起,然后再到香港。离开充满着母亲气息的老家,我们想尽办法让他快乐,以抚平他心中的痛苦。而他却变得更为口讷,一天说不上几句话。有时为了不让大家扫兴,他也会露出笑容,简单说几句。每次出游,虽然有儿孙作陪,但父亲的笑容十分短暂。他的眼神里有一种空洞感,你无法判断他是在想什么,但我们都知道一定是在思念远去的母亲。

对于妻子的爱,是父亲一生所有行为的动机。母亲走后第四十九天,父亲坚持回老家祭奠。母亲用过的东西又围绕在他身边。他坚持睡在那张与母亲共眠的床上。半夜醒来依然习惯地伸出手摸摸左侧,发现空空的,孤独、惆怅、忧伤涌上心头,辗转反侧未能成眠。清晨起来,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母亲的遗像轻轻地说话。有一次,我悄悄走近,听清楚父亲嘴里喃喃说道:“你走了,解脱了,留下我一个人……”混浊的眼里盈满泪水。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,难以用语言劝慰,只能默默地站在父亲身旁,任凭泪水涌流。